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三年

第一三九九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99).....	1
通过议程.....	1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至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45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九十九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乌斯曼·索塞·迪奥普先生**
(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99)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至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82和S/5409)；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5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至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的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82和S/5409)；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54)

1. **主席**：牙买加和赞比亚代表要求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参加本项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要求参加会议一事见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 S/8455 和三月十八日 S/8469 两文件。按照惯例，如无异议，我提议请牙买加和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L. M. 巴尼特先生* (牙买加) 和 *J. B. 姆温巴先生* (赞比亚)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按照发言名单，请阿尔及利亚代表首先发言。

3. **布阿图拉先生** (阿尔及利亚)：由于自从安理

会有幸得有尊敬的苏联代表参加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发言，我国代表团带着愉快的责任感，并以极为满意的心情来对马立克大使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4. 怀着对于已经欢迎了马立克大使的人应有的尊敬心情，我想要说，冷战既没有带来光荣，也没有带来荣誉，而与此同时，共处也同样没有带来光荣或荣誉，正象赞同他的意见的人们所了解的那样。

5. 为了清除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怀疑，只要想想为反对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正在进行的热战和冷战一事就够了。这些进行热战和冷战的人们不能或不知如何使自己摆脱在冷战期间从事后卫战中——这些后卫战虽然看来好象是进攻但实际是退却——身上所感染的那种条件反射。

6.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的确，它已不再是过去一度成为傀儡戏的那个舞台了，现在似乎有一种既崇拜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同时又崇拜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不过，我想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未必就是希腊悲剧中的那些英雄。当我们继续以舞台为喻似乎或多或少能说明问题时，我们或许更希望把注意的焦点转到行动方面来，而不转到无所作为方面去。

7. 一场持续几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斗争使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得能实现我们大家都在争取的那种共处局面。那么，对于第三世界正在热情地从事选择、建立和加强它所认为可取的种种体制一事，我们为什么又会感到奇怪呢？这因为西方有人满足于已形成的局面，从而说明他们拒绝变革是正当的。

8. 上述意见是为我们的新同事提供一个较为不太片面的本安理会的图画。然而当前形势的现实情况却是颇为各种各样和复杂的，因而每人都有作点有益工作的机会；当工作是由大家共同来作时，我们就一定能克服挫折和失败。

9. 今天应非洲国家的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此次紧急会议，以便审查罗得西亚的形势继续恶化一事对和平与安全所形成的严重问题。

10. 整个世界舆论的正当情绪，和由于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者政权犯的杀人罪行所激起的所有非洲人民的愤怒，尖锐地提醒了全世界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悲

惨命运的注意。伊恩·史密斯，不顾无数次对他的那项预谋行动的干涉，企图大张旗鼓地表明，他的政权在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两年半之后，与联合王国断绝一切联系的意图，尽管那些事实上都只是象征性的联系。

11. 索尔兹伯里的挑战，首先是对管理国的，其次是对我们这个国际社会的。毫无疑问，面对着管理国一贯的犹豫不决和联合国对它的制裁未发生效力这种情况，挑战是该政权抱有自信的第一个信号。它相信自己能保持和巩固本身的地位，而这是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利益有损害的。

12. 联合王国主张的此项制裁政策的失败，具体说来，是由某种国际局面所造成的。有人希望在此种国际局面中南非的各个问题可以彼此孤立开来，而且可无须注意该地区各个部分所面临的共同政治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13. 上述看法曾经屡次提出来过，但显然未受到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充分考虑。令人不安的是，此种已能见到的形势的严重性迟早将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着冷酷的现实。通过下述事实，我们已能看到这种情况的预兆了：这就是本安理会过去几周的大部分工作都用在西南非洲问题上了，而今天又面临着罗得西亚问题；毫无疑问，迟早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南非问题本身。

14. 关于制裁问题，我们应当感谢秘书长为向本组织提供有关罗得西亚贸易的详细报告所做的全部工作。虽然已有很多国家表现了要贯彻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决心，但有些国家却继续与该地保持着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而对此，我们今天不得不表示遗憾。

15. 不言而喻，我现在指的主要是非非洲人政权的那些罗得西亚的邻国，这些国家很自然地与后者保持着特别兴旺的双边贸易。事实上，这是虚伪的经济抵制政策的主要直接后果之一。这种政策是很不完整的，它容许有关国家不只是大量发展其贸易关系，而且还参加三角贸易和秘密贸易——这是一种历史能为我们提供许多事例的现象。

16. 就制裁政策而言，绝对必要的条件之一是在经济上把罗得西亚在其近邻各国中孤立起来；这是一

项联合王国完全可以实行的政策；无需多说，安理会应毫不犹豫地遵循该政策。因此，今天看来重提这个问题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17. 然而，我们知道，联合王国对于可能使其卷入与殖民主义者少数派冲突的任何政策，都表现得缺乏某种自信。毫无疑问，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联合王国于一九六五年把罗得西亚问题推给了安全理事会，请求实行有选择的制裁措施的原因。这种作法本身就使它这个管理国有了一个减轻自己的责任的机会。

18. 自此以后，英国的态度一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寻求解决方案一事加以推迟并顽固地加以拖延，而解决方案则是为使民主制度得以在罗得西亚重新建立并使津巴布韦人民按照其自己的愿望和合法的要求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前途的。联合王国原来的态度和其当前的态度之间的这种矛盾，造成了安理会的瘫痪，使其不能采取必要的和有效的措施为实行自决原则而恢复该地的原来状态。

19. 在设想采取有选择制裁的可能性时——大多数非洲国家当时谴责此种制裁，认为是行不通的，联合王国希望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认为它正在实施一种循序渐进的分阶段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极端措施，即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但在这一特定领域内，安理会所设想的制裁的失败却变得过于明显而无需任何证明了。联合王国的这种态度给了伊恩·史密斯政权以间接但明白无误的保证，使其在安然自若的情况下采取种种手段来巩固其自身的地位，而这些手段的遥远回声我们天天都是听得到的。

20. 我们深信：安理会将吸取过去经验的教训，并将表示其意志和决心，以便管理国与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采取有力行动，使罗得西亚得以摆脱巴勒斯坦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那种骚乱，并从而保障南非得以避免中东所遭受的那种无休止的动荡。这里也同那里一样，那种不惜牺牲本地人民的利益使外国团体掌握主权以迁就眼前利益的政策，迟早会导致暴力行动。对于这种暴力行动，只能由那些容许、引入和巩固外国社会集团的人们来负责，因为这些集团是外国的，所以它们是篡夺者。

21. 最近南罗得西亚事态的发展仅仅再次证实：关于当前这种局面的全部责任，首先而且主要是联合王国的。根据宪章，联合王国作为一个殖民主义的国家理应为罗得西亚人民取得独立一事创造条件。但联合王国不顾我们的合理的保留意见，又缺乏支持其观点的任何真正可能性，一再企图使我们相信其所采取的初步措施是会使索尔兹伯里顺服的。

22. 远远不是根据非常明显的局势的要求来采取有力的行动，联合王国却情愿同一个欧洲少数派搞起骗人的谈判来，而同时它毫不踌躇把这一欧洲少数派说成是叛乱的。看来，这些谈判现已中断了。我们却正怀着兴趣等待知道：联合王国是否已从最近的事件中作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就是说，本着宪章的条款精神以及当事者的真正利益，唯一货真价实和有结果的谈判，应当是在作为津巴布韦人民真正代表的那些民族领袖与殖民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毫无疑问，此种政策如得采用，定将得到安理会理事国的全力支持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无条件的拥护。

23. 事实上，众所周知，伊恩·史密斯政权经常显示出的那种挑衅态度基本上只不过是根据一般人都有的一个想法，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用武力来恢复合法秩序。联合王国一直尽其所能地向罗得西亚的现任统治者的头脑中灌输这种想法。如果英国的这种态度即使能称之为正直的话，那么，它纵然出于善意，但仍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上的失策。

24. 如认为伊恩·史密斯政权会满足于实际政权而不会最后要求在外表上的表征，那就过于天真了。这一点前几天在其所制造的滔天罪行一事上已得到证明。我们认为，该罪行具有双重意义。在国内，其意图是打击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上，其目的是切断该政权与联合王国现仍保持着的那最后一点联系，以便努力把单方面宣布独立一事进行到底。

25. 对于第一种情况，答案是现成的。战争、逮捕和大规模屠杀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索尔兹伯里的暗害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的有限影响。对于第二种情况，安全理事会应作出决定，首先是联合王国，其次是国际社会，应采取什么措施及行动。这因为如

联合王国应对目前形势负主要责任，则此种形势亦要求本组织执行防止即将来临的灾难性事件的措施。

26. 现在迫切需要重新考虑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所规定的制裁问题。因为若使经济制裁完全有效，似有必要今后将南罗得西亚边界加以严密封锁。为达此目的，必须使南非和葡萄牙两国服从制裁的实施。任何其他态度都一律得视为对联合国宪章规定——特别是其第二十五条——的违反。

27. 然而，我们这里面临的唯一真正困难则是，我们尚不知联合王国，因为它受到国际上的支持以及它由于得到承认的法律责任而日益加强的地位，是否还会长期拒绝考虑以任何措施消灭索尔兹伯里少数派种族主义政权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则目前非洲国家对于管理国的真实意图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安和疑虑就是完全是合理的了。

28. 即使在今天，我们仍敢于相信，国际社会以及非洲人民的觉醒了觉悟将决不允许最近某些悲剧的重演，并且相信津巴布韦人民，在他们被史密斯及其同盟者葡萄牙和南非结成的共同阵线所强加于他们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定能得到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

29. 让我们再次重申，本国际组织定将对津巴布韦人民为恢复其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艰苦、英勇的斗争予以支持，并定将会同联合王国共同努力施加其所掌握的一切影响，以便使宪章的原则真正变为具体的行动。

30. 在结束发言前，我国代表团希望提出若干建议：

（1）鉴于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已承认罗得西亚人民斗争的合法性以及在索尔兹伯里所建机构的非法性，安全理事会应责成联合王国和本国际组织把对索尔兹伯里谋害事件的负责人作为国际罪犯来看待。

（2）既然联合王国已一再申明制裁失败应归咎于某些国家的不合作，现应是管理国把全部事实情况提交安理会使其采取最适当的措施加以处理的时候了。如这样做，联合王国就将能获得较大程度的合作，

并将发现其所说的那些干扰其政策得以生效的种种障碍就此亦得以消除。根据上述观点，联合王国可考虑派遣若干观察代表团的可能性，以便确定实施制裁的确切范围及其效果。从伦敦方面看，这将具有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的好处。

（3）制裁必须是全面的。

（4）应向南非和葡萄牙提出一项严厉的最后警告。

（5）联合王国应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对南罗得西亚以及对向南罗得西亚进行移民运动的宣传。我们认为此项工作是绝对迫切的，这因为我们正力图使罗得西亚和南非得以避免重蹈巴勒斯坦和近东的那种命运的覆辙，而经常重申此点亦不为过的。

（6）应要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所有会员国断绝与索尔兹伯里的全部领事关系，并在任何情形下不承认其当局所颁发的任何旅行证明文件。

（7）应要求上述国家实施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包括中断对铁路、船舶、飞机、邮政、电报、无线电以及其他通讯工具的使用。这应包括一切宣传部门，诸如报纸、电影、电视节目等等。

（8）为防止对赞比亚施加任何压力或进行任何攻击——此种攻击可能在说赞比亚正被利用成为罗得西亚人运动避难所的借口下进行——简而言之，为避免任何回复到安理会数月来一直在审议的那种局面，安理会应会同赞比亚，在完全尊重该国主权的情况下，提出最适宜的军事措施。

31. 在结束时，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向管理国代表提出若干问题。这并非想借此搞审讯，但这些问题如能得到答复，则安理会即将能在掌握全部事实的情况下，而不是在事实不清和混乱的情况下来考虑此问题。

32. 一个叫做拉德纳-伯克的人——他自称为史密斯的司法部长而且今天还在主持着索尔兹伯里的杀人祭坛——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就已经宣布谋杀事件将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发生。

33. 为了把这些战士从死亡中营救出来，管理国

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我问的不是拖延战术——又是什么呢？

34. 是不是联合王国愿意采取有效和适当的行动使索尔兹伯里的罪犯们不再犯罪呢？如果这是联合王国坚决的愿望，那么，此项目标又如何能同其表现出来的那种拒绝与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进行一切对抗的态度相一致呢？

35. 英国首相曾于三月十四日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没有与史密斯政权恢复接触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虽然目前伦敦并不想与史密斯谈判，但也不因此而排除在时间合适时进行此种谈判的可能呢？此项目意图又如何能与一个政权的非法性质以及其在谋杀问题上所承担的明显责任相一致呢？

36. 威尔逊首相曾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说过：

“……我认为此问题的解决不应以军事干涉来对待，除非是在下述情况之下，即当然是”——我强调“当然”这两个字——“在我国军队被请求去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为避免发生不幸事件、破坏活动和谋杀事件等情况之下。”¹

37.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法律没有得到维持，秩序没有得到维持；不幸事件未能避免；破坏活动已经成为制度；违法乱纪的谋杀正在使破坏活动合法化，而按照定义破坏活动本身就是不幸事件。联合王国既未在作出此项保证期间，亦未在其以前或以后，为维持法律和秩序或为防止不幸事件、破坏活动和谋杀而动用英国军队。联合王国如何能将其自称所负有的责任——无人否认其此项责任——以及其所承担的义务，与其坚持拒绝使用武力一事相协调呢？简言之，联合王国是愿意维持法律和秩序，是愿意避免破坏活动和谋杀，还是宁愿放弃军事干涉呢？

38. 事实上围绕伦敦政治行动的混乱状况使我们不能低估下述的假设：如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发展将能造成难免被解释为构成对法律和秩序是一种威胁的形势并从而被抽写为是显然得以招致军事干涉的那种不幸事件、镇压和谋杀时，则联合王国就可能毫不

犹豫地对罗得西亚进行干涉。这样，不是合法性，但至少是秩序——殖民主义秩序——就会恢复起来。

39. 无论如何，这不应看成是对此间管理国各代表个人的正直和诚实态度所作的攻击，因为管理国已同意，如不是对联合国，至少也是对安全理事会负有责任的。我们觉得有义务谨向联合王国提出恳求，请其为安理会澄清某些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要害问题。

4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提议今天只作初步发言。我不打算立即回答一系列重要问题以及由阿尔及利亚代表以雄辩的词藻表达出来的，的确可以称之为指控的那些问题。如蒙允许，我将在另一次会议中就其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及指控，提出考虑后的答复。阿尔及利亚代表讲了许多话，我若挑出其中任何具体的非难作答似有不妥。但对他讲的某些话我纵然不准备作出全面的答复，但甚至现在，我应该回答。

41. 阿尔及利亚代表说，通过采取有选择的制裁，我国政府企图减轻责任。这一点我不能接受。他说我们企图拖延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这一点我也不能接受。他说——至少我理解为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已向该非法政权作过保证。这一点我肯定不能接受。

42. 对于他对我们所做的陈述，现在我只提这一点，当他强调罗得西亚全体人民有权协商，以及罗得西亚全体人民有权参加他们国家的政府时，那么我们就有了共同基础了。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立场和我们政策的基础。当他规定以结束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的目标作为其宗旨时，我们就又一次取得了共同基础。这也是我们的宗旨，而且从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但我应向安理会指出，如我们今天热衷于我们之间的争论，则我们的注意力就将从我们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义务分散开来。这项义务是以明确无误和全体一致的语言表明我们对本月初罗得西亚以绞刑非法处死五人事件的谴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同意我这个意见的。

43. 我们应更进一步。我相信本安理会将在正义和仁慈的名义下，以联合国的威信发出一项全体一致的、态度鲜明的呼吁，要求不再进行非法绞刑。此事

¹发言者引自英文。

应毫无保留地和毫不拖延地做到。这就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相信我们将不致不能完成此项任务。

44. 在罗得西亚，等待受绞刑的人数已达百余人。其中有多人多年来身受死囚的痛苦。我们得悉，其中有人现已被告知将不被处死。但无人认为这就能令人感到满意了。肯定地，本安理会有必要在全体同意的情况下，毫不拖延地，代表本国际社会将我们大家的要求记录在案，要求不要使法治再度受到这样的嘲弄。

45. 在关于这些绞刑事件的道德问题上，我将不准备就已讲过的再作补充。我尊重阿尔及利亚代表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的确是悲愤洋溢的感情。我抱有同感。他将会了解到，最近几周来忍受这样严酷的事实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我国对罗得西亚负有宪法责任，而我们却未能对如此明显不法和如此野兽般地惨无人道的行动予以制止。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表达这样的感情是困难的；言语是不够的，而在这种问题上，非洲人比我更有权利讲话。但我请他们相信，世界上还有无数的人，虽然他们对于罗得西亚和非洲或许没有特别的了解，但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后也会为之不平而义愤。此外，还有很多人则认为这些对未来都是坏事，都是不祥之兆。

46. 抗议的风暴已席卷世界。形成如此强大的力量系由人们认识到：重大非正义事件已经造成；有不少人多年来以死罪身陷囹圄而继之又拒绝其最后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权利。此正如联邦事务大臣在下院所言，在事关死刑的重罪问题上，剥夺当事人上诉至最后一级法院的权利一事，几乎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明显的对法治的破坏。

47. 世界范围内的抗议的如此强烈系出于对前途的忧心忡忡。后者则来自对下述一事的关怀，即是说，我们中许多人深深感到，我们这一代的最伟大的任务可能就是使非洲以及其他各地不同种族的人民，在相互尊重和真正平等的安全感中，得以共同生活。

48. 如我们同意我们的首要义务在于表达国际谴责的力量以及要求停止此种不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则安理会可决定立即准备并通过这样一项决议。如这系安理会之所愿，则我们准备在此第一步工作中予以

合作。我们看到，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立即采取此种初步行动是有好处的。

49. 上星期我们一致通过了关于比勒陀利亚审讯案的第二四六（一九六八）号决议。此系继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所一致通过的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之后的另一项决议。我无需向安理会指出，在完全一致的国际舆论的表达方面，我们全都是共同合作前进的。我个人确信，尽管我们已收到有关于南非政府反应态度的报告，但国际上的关怀、谴责和要求的表示依然是及时和有价值的。

50. 我想如我们能以同样的目的、同样的迫切感和同样的全体一致的态度来进行工作，以便得以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上表达国际上的关怀、谴责和要求，那就好了。

51. 也许可以说，在罗得西亚绞刑事件上的国际舆论力量已经清楚了。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但我向你们推荐一项建议：对于在联合国这里，以及的确也是在全世界已经强烈形成的那种感情和已经公开讲过的那些话，本安理会应予以肯定和加强。

52. 我们的首要义务是对在罗得西亚已被判处死刑——我们还听说新近又判处了一批死刑——而仍囚禁在牢的那些人们的。让我们不再踌躇和拖延。我们的首要义务是明确的。

53. 肯定地说，我不认为一旦首要义务得以实现后，我们就应中止下来或暂停一下。我的建议是，我们应立即着手共同考虑采取有关下一步行动的全盘问题，以便恢复罗得西亚局势，结束叛乱，以及准备向自由民主的政府方面推进等事项。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所乐于看到的。

54. 如在辩论的过程中安理会希望我回顾一下罗得西亚的往事，则我将准备遵命。不过，今天我却无意这样做。

55. 在我国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中，有一项是提出警告，指出非法宣布独立的后果，并且一直宣布和维护我们认为是公正解决方案所应根据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是可以公开加以批评改进的。有人会说，在某些方面，它们走得太远；又有人会争论说，

它们走得不够远。但我很怀疑，这里能有许多人会主张这些原则是错误的。我相信，在国际舆论中，这些原则被认为代表着真实和公正的努力，以便觅求正确的前进道路。它们就是过去在其他地方的非殖民主义化过程中，指导过我们的那些原则。它们继续为我们提供我们认为应是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大纲。我们已保证不走回头路。

56. 我们竭力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立即向安理会提出了呼吁，请它和我们一起这样做并支持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自己也向安理会提出了建议。我们按照安理会决定忠实地采取了行动。虽然我国近来面临着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我们不惜经济上遭受损失而这样做。在将安理会各项决定付诸实施一事上，没有国家比我国做得更多的了。事实上，我国政府所做的已远远超出安理会决定所要求的范围。很可能有人会说，放弃我们已宣布的原则使我们不受进一步的经济损失，这将是轻而易举的。但我国政府却拒绝这样做。

57. 拖延、错误和失策等情况是存在的。我们欢迎和赞赏一切参加到我们的努力这方面来的人们的行动。但也有一些不准备响应安理会号召的人们。正如阿尔及利亚代表提醒我们的那样，还存在有逃避责任和失败的情况。对于这些因素，我们已经加以检查——我们自身作检查，也在联邦制裁委员会中加以检查。现在正是把已经做过的和下一步可能做到的事项放在一道在这里研究一番的时候了。

58. 对于安理会，我的诚挚的建议是 我们应立即就过去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一次全面而审慎的评价。因此，我本人将听从安理会的安排，随时可进行紧急协商。我真挚地相信，在全面合作精神鼓舞下，安理会对我所提出的上述请求将予以接受。

59. 我一刻也未忘记或否认我们必须正视的实际困难以及事实上能做到的事情方面所存在的现实局限性。我们是照实讲的。不过，我却非常希望，不管安理会理事国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在其下定决心之前，应有在严酷事实和实际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的愿望。我相信，我们将不会仅仅以那种不能实现

的、包括一切的宣言和要求，就来避开我们所肩负的重任。我相信，安理会将不致于轻易地放弃我们过去表决所规定的方法。

60. 我相信，我们将不会使自己成为失败主义者。失败主义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但放弃了实际和有效的进一步的行动——虽说这种行动既有其局限性也不引人注目，但或许大部分行动都必须是这样——而且还投入到我们之间的谩骂和争吵之中。

61. 我无需对安理会重提什么是我们所肩负的主要责任。这项责任是对所有罗得西亚人民的，特别是对那些四百多万非洲人的。后者的言论自由和他们完全参与管理本国政府的希望均为人否认掉了。

62. 有人说，除了诉诸武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那种采取和平手段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失策的；或者，即使不是如此，而在本安理会授权之下我们所采取的方法现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现已无补充的措施，已无新的压力，已无法堵塞漏洞，更无值得考虑的防止逃避责任的方案。但我本人则深信，情况并非如此。我相信，现仍有一些可供采取的有效措施。

63. 还要更进一步。我要说的是：尽管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现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和局限之处 但我们却有义务不作出决定宣布说制裁已经失败了；不去声明说强制履行国际义务的一项主要武器证明已经失灵了。我们有义务对每一项有效和实际可行的方案进行探讨和研究 借以补充和支援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 这不是撒手不干的时刻 而是继续干下去的时刻 这是应由本安理会下达给索尔兹伯里的决定 我们需要说服每一个人 特别包括罗得西亚非洲人 使其明白我们的意图就是要继续干下去。我们需要说服这些人使其明白，到头来他们还是逃脱不了其不法行动所造成的那种局面——除非仍回到被其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如此轻率地抛弃了的合法、民主的进步和自由政府的那条道路上来。

64. 我们大家要共同作出困难的判断棘手的决定。在我们面对的这类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上，毫无疑问，我们将会不同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那倒是奇怪了。但作为我们中的一个成员，我却相信，这却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其局限

性——不管这些局限性又会多么使人感到难堪——的时候了；这也是我们应以审慎和坚定的步伐沿着我们已选择的那条道路向前迈进的时候了。

65. 现在不是故作姿态、发表一般化的意见和进行非难的时候，而是要稳步地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应把下述这一点讲得十分清楚：尽管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胜利，但我们却决心不半途而废；而对于那些信赖我们的人民，也决不放弃我们所肩负的责任。

66. 正是由于怀有这种想法，所以我重申我的建议：应立即就能够和应当采取的措施这一问题，在我们中间着手进行详细的全面协商。

67. 在今天下午听取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后，我希望表示我接受他的意见的态度——我相信我是能够接受他的意见的——这就是，这种协商应本着真正的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那种精神来举行和进行到底。

68.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首先，我希望同在我之前发言的那些同事在一道，对我们的新同事苏联代表马立克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二十多年来，马立克大使一直是国际政治中一位很知名的人物，而他现被任命到联合国来，定能结合其公认的外交才干和资历，为联合国组织带来广泛的国际事务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并定能使本安理会和本联合国组织从所有这一切中获得非常多的裨益。在目前非洲问题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这个特别时刻，苏联政府遴选了这样一位过去多年来一直与非洲和非洲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卓越的政治家来作为其联合国的代表——对此，我们非洲各国的代表团感到特别心情激动。我们相信，此项及时的和有意义的任命定能进一步增强存在于非洲各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之间的那种谅解和合作。

69. 值此欢迎马立克大使成为安理会代表之际，本着在苏联与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一直非常愉快地存在着悠久的历史这一真正精神，我国代表团希望向其保证全心全意的合作。

70. 在我们所面对的南罗得西亚这一非常严重的问题上，我无意在辩论的现阶段作长的发言。我的

同事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就其清晰、有说服力和概括性的发言已为安理会采取迅速、全面的行动提供了一项案例，以便结束这场可耻的叛乱事件从而使津巴布韦人民得以恢复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71. 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借此开始辩论的机会，强调我的阿尔及利亚同事所提出的某些论点，并指出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努力所应遵循的主要行动路线。在我看来，现当安全理事会再次就罗得西亚问题着手进行一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历史性和决定性的辩论之际，我们应使自己不要忘了与这场悲剧难以分开的那种背景、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可怕的动荡。这将是适当和及时的。

72. 仅去年这一年就看到了过去从未有过那么多的敌对行动，正在开头的今年这一年的前景看来也不会好些。世界这样一个棘手的地方——一场有可能把人间沦为地狱的大火正在蔓延的地方、一个空气里已能嗅到火烧味的地方——当然就是南非了。那里，顽固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勾结起来，在自由和独立的前进道路上筑起了一道障碍。南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联盟的立场是不能用抗拒经常被称为变革之风的立场来加以解释的了。在非洲这部分的殖民主义正在拚命地采取攻势，企图把非洲独立的前线尽可能地往后面推。这因为，它在非洲人民的独立中，看到了对其自身不稳定和摇摇欲坠的安全和未来所构成的威胁。

73. 在国内，它推行一项残酷镇压本地人民的政策。一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正在巨大的规模上迅速地制度化起来。

74. 这个殖民阵线以虚假的信心展望未来，因为它知道它永远会从国外——从西方世界获得大量支持的，而它也自称是执行着西方的文明化的任务并且自认是要保护和捍卫西方的利益的。无论如何，它相信——而且有一切理由继续相信，只要它能长此控制着该富饶、广大的次大陆的巨大财富和资源，则这种支持就会源源而来。

75. 南非已经成了一个用最新的侵略武器装备到了牙齿的军国主义国家。最野蛮的压迫制度已经在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的思想建立了起来，近代只

有纳粹德国的那一套才能与之并驾齐驱。在光天化日之下，联合国的托管地——西南非洲的国际领土，也为它夺取了。

76. 在葡萄牙的属地上，殖民主义则疯狂反对那些敢于对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人们。一场殖民主义的战争正在展开，其激烈和残暴的程度与日俱增，而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由于一般都受到缄默不言之害，仍然对此还未有所认识。

77.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安理会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确定南罗得西亚的形势已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该地形势现正迅速成为严重的威胁。

78. 如果过去这一年能对任何事作出结论的话，那就是，殖民主义的挑战已被剥去其一切的伪装而暴露出其原形。这就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联盟已汇集其全部资源并纠集其所有支持者以挫败联合国所支持的一切。

79.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南非的各殖民主义问题不能分开个别地加以处理，如我们对觅求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事的态度是认真的话。我们应当觅求的解决办法应是一项由大家相互配合，针对所有此类问题而采取的共同行动。缺乏上述要求的解决方案，在南非殖民主义新的姿态和手法等种种证据面前，定会是不现实和不充分的。

80. 安全理事会现正再次考虑南罗得西亚的形势问题，因已证明该地形势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不断的威胁——而此种威胁由于最近对该国自由战士的政治陷害和迫害而变得进一步严重起来。诚然，过去十年来罗得西亚历史的特点就是它的形势一直不断地在恶化着，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安全理事会中一名担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常任理事国拒绝对罗得西亚人民完全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下的义务。诚然，联合王国政府对于目前罗得西亚所出现的那种形势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是不能逃避其对历史所担负的责任的。

81. 约六年前，当联合国大会和关于非殖民化特

别委员会²第一次开始考虑罗得西亚殖民主义问题时，我国代表团即不断地向联合王国政府提出呼吁，请其按照大会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对促进罗得西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一事负担其直接的责任。

82. 然而，联合王国却一直根据虚构的理由拒绝同联合国合作，该理由是，罗得西亚的宪法改革问题掌握在少数派的罗得西亚政府手中。此政府成立于一九二三年所谓的选举之后，而在该次选举中只有为数约一万人的清一色白人选民参加。当时联合王国政府申辩说——而现在还是这样申辩说，它无资格改善此种局面。

83. 联合王国政府在其政策上犹豫不决和拒绝履行其全部责任的那种态度，最后使史密斯及其同党相信，如他们从事叛变，联合王国政府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当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那种威胁已成为现实时，我们试图再次正告联合王国政府，不应排除以使用武力作为防止正在出现的那种威胁的一项手段。但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联合王国从未宣布过此类的声明，而史密斯却叛变了——逍遥法外地给英王当头一棒。

84. 自从史密斯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联合王国一直在政策上继续保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而前者的抗拒却步步升级，直至把与后者最后的那点联系也通通予以割断的地步。这就是说，史密斯政权通过拒绝接受大不列颠女王陛下对于为史密斯政权的非法法庭判处死刑的政治犯所颁布的特赦，把英国的王权也一脚踢开了。

85. 这样，南罗得西亚的形势就恶化了，以致现在问题已不再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保证非洲人民得以立即参加其政府事务的问题了。肯定地，问题的性质已有变化。史密斯现正着手一项全部排除本地人民参加其本国政治生活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一项保证在分离的地区维持分离的种族的法案已得到通过。另有一项所谓业主（住宅保护）法案，规定把使一个种族的人从另一种族占多数的地方强行迁出。市政法（修正案）则规定按照种族的区别，建立分离的市政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作为一项政策，种族隔离

²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特别委员会。

制度在参加体育运动和医疗服务方面均已建立起来。

86. 压迫越大，非洲人民的抵抗就越强，这是理所当然的。非洲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改变这种状态的合法手段，现已站了起来面对这种挑战并决定以有效的抵抗来回答压迫者的暴力。这种抵抗显然变得很广泛，而且远远超过了史密斯政权的应付能力，以致南非的反叛乱武装力量也被调来应付这个问题了。

87. 就是在这种兆头不妙的背景下，最近以绞刑处死政治犯一事戏剧性地证明了史密斯政权的神经紧张和残暴性已经到了何等地步。也许事实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本来希望通过对自由战士处死刑的办法来使他们平息下去。当然，在这种设想上正如其在选用的所有其他设想上一样，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又大错特错了。

88. 历史证明，日益增强的压迫孕育着进一步的抵抗，特别是在被压迫者抱着争取自由的希望并能指望有进步力量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的时候。被压迫者的斗争不能简单地用普通法律上的犯罪行为加以解释就算数了。特别是当压迫者的权力以武力和镇压的暴力为基础，而被压迫者没有合法的改善这种状态的手段时，情况更是如此。

89. 在这方面，大会宣称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为合法一事是正确的，而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谴责用绞刑处死政治犯并称之为政治上的暗杀一事也是正确的。

90. 由于民族主义武装力量活动的结果，在赞比西河谷和万基地区的南罗得西亚殖民主义联盟的性质及其范围是被揭露了，应当指出，这些发展情况仅仅是这部分非洲对和平所构成的更大和更严重威胁的前兆而已。

91. 随着抵抗的增加——这是必然的，殖民主义的联盟不是检查自己的政策，而是很自然地看到其非洲独立的邻邦对其安全的威胁。从而，南非殖民主义迟早将会发动一场对其非洲独立的邻邦的侵略一事，也就有了明显的可能。在这方面，我希望支持我的同事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建议，请本安理会对此作充分的考虑并为一旦发生此种事变作好准备。

92. 这样，据我们推测，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确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那种南罗得西亚形势，现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即将到来的威胁。在这种不祥之兆的情况发展背景之下，安理会应对其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采取的那些有选择的强制制裁的效果予以评价，并在该评价基础上，为消除当前该处正在泛滥着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研究采取新的和附加的措施。

93. 在关于有选择的强制制裁的一切已谈过之后，有一件突出来的事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尽管事实上这些措施已实施了一年多，但史密斯政权不但不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垮了台，反而很快地沿着其南非先驱者所倡导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道路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没有比史密斯政权今天仍然站得住脚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更足以雄辩而突出地证明所谓的有选择的强制制裁是如何失败的了。伊恩·史密斯的态度是这样的明目张胆，以致最近还有人传说，他曾说过，要南罗得西亚去考虑任何其他的选择——我引用他自己的话——那就是“疯得不懂人事了”。

94. 因此，如果问一问为什么这些制裁措施失败了，或者这些措施一开始就行得通的那种机会究竟有没有过，那还是恰当的。我国政府和许多其他会员国政府对于这些措施可能或将会行得通这件事，从未抱过任何幻想。这首先由于我们正确地分析了这部分非洲大陆上殖民主义的性质。我们预言，南非和葡萄牙一定会破坏联合国的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其次，我们感到即使这些有选择的强制措施得以完全实施，它们也只是给史密斯时间，在改组其经济方面，去同南非和莫三鼻给的葡萄牙人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便把安理会的决定所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95. 无论如何，事实的核心是，这些有选择的措施虽然所有的国家理应同意，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同意的。而且此事出自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负有忠实地加以履行的义务。葡萄牙和南非政府所抱的态度是绝对清楚的：它们对安理会的此项决定完全置之不理。稍后在我的发言中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96. 除上述这些国家外，根据安理会第二三二

(一九六六)号决议而作的秘书长的各项报告³所提出的证据说明还有一些国家也没有完全履行其义务。

97. 当然,在每一个场合下,要确定违反这些制裁措施的范围是困难的。秘书长在其各项报告中向我们解释过,要获得罗德西亚进出口贸易的情报已变得多么难。史密斯政权正在贸易情报问题上耍弄保密的花招。不少的统计刊物都停刊了,而泄露贸易情报一事则被法令规定为损害民族利益的行为。在很大的范围上,南罗得西亚的进出口贸易已经被“非国有化”了,而绝大部分交易现在都是通过南非和葡萄牙中间人来进行的。不过,关于破坏制裁的一个总的轮廓,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了一幅较为具体的轮廓的图画,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和国际报刊的新闻报道中透露了出来。

98. 主要的标志是:由于有选择的强制制裁可能造成的任何南罗得西亚农产品出口的减少,都为矿产品出口收入的增加给弥补了。有证据说明,在开矿业的活动中外国投资实际上是增加了。

99. 史密斯政权能够对由于制裁措施的结果而受到损失的农民给予全部的赔偿这一事实,说明了它手中是有某些方面所提供的国外资源的。

100. 有选择的强制制裁也为史密斯政权提供了时间,使其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得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其政策是把商品生产转向世界市场上需求量大的这一方面。花生的生产占了高度优先的地位。根据报纸的报道,自从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南罗得西亚的牛肉再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又根据报纸的报道,矿产品的出口,包括石棉、铜和铬,以日益增加的数量继续进入世界市场。

101. 审查一下秘书长所提出的统计数字,不可避免地就得出的一个结论:虽然会员国政府所提供的官方数字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南罗得西亚与其传统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有相当大的减少,但与此同时,看来也存在有大量暗地里的贸易没有列入该官方数字之内。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大部分贸易是由私人企业经营

³参阅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文件 S/7781 和 Add.1 与 2;同上,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九月份补编,文件 S/7781/Add.3;同上,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份补编,文件 S/7781/Add.4。

的,很可能这是由于上述各有关会员国政府,对于那些通过南非和葡萄牙的中间人把其贸易转手的人,放松了足够的警惕的原故。

102. 虽然在其他国家方面,对有选择的强制制裁进行破坏的证据可能还不是全面的,从而也就使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葡萄牙和南非所负的责任,但是在破坏安全理事会所决定的制裁措施方面,关于该两国所玩弄的阴谋和两面三刀的手法的真凭实据却已成为官方所确认的事了。该两国政府也从未隐瞒过其不准准备执行安理会决定这一事实。真的,葡萄牙政府甚至走得更远,以致对安理会决定的合法性也提出了异议。在其关于这个问题致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的两封信中,葡萄牙提出了某些它事先就知道秘书长无法回答的法律问题。无论如何,它干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想为葡萄牙不愿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以及对该项决定所抱的抗拒态度,作徒劳无益的辩护而已。

103. 再者,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葡萄牙外交部长弗朗哥·诺古拉先生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葡萄牙没有对下述一事保密,这就是,石油产品是经过洛伦索-马贵斯输往南罗得西亚的,而设在洛伦索-马贵斯的索纳雷普炼油厂正在炼的油是为了莫三鼻给自己的需要以及“一如既往”为了“原来的老主顾”。不用说,在该发言中所提到那些臭名昭著的“原来的老主顾”之一不是别人,正是南罗得西亚。

104. 南非也不曾隐瞒过其对于有选择的强制制裁的抗拒态度。情况甚至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南非政府竟然强迫外国企业的子公司服从其抗拒安理会决定的命令。这样,一九六六年六月,南非经济事务部长宣布,南非政府将不容忍向其南非的子公司发出与南非政策相抵触的指示的那些外国政府的行为。事实上他是说,如南非不“参加抵制行动,那么,就没有一个南非公司有权参加抵制”。

105. 还应记得:在南非共和国常驻代表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致联合国的一项不署名备忘录[S/7392]中,该代表代表其政府在关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第二二一(一九六六)号决议的合法性问题上,提出了保留的意见。

106. 在无可争辩的证据面前,现在该是根据葡

萄牙和南非的行为，来追究其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应尽的义务的大好时候了。按照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该两国都负有忠实履行安理会各项决定的义务。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当然是安理会代表全体会员国为联合国所作的决定。对此种决定的合法性，无人能持异议；亦无人能对此种决定置之不理而不与其自身所肩负的宪章义务相抵触。再者，虽然过去在解释第二十五条时可能有或有过这样那样的争论，但在现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却不存在任何这类的问题。这因为安理会在其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中所作出的决定是根据宪章第七章做的。

107. 现在，葡萄牙和南非当局在挫败那些有限的制裁措施中所玩弄的阴谋和两面三刀的手法已记录在案了。我国代表团相信，除非把葡萄牙的属地和南非也同样包括在内，否则没有任何制裁措施——甚至此种制裁措施是全面的——能在今天行得通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南非殖民主义的这种现状，并从而制定出坚决行动的方案以适应其改头换面的姿态和手法。

108. 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已经到来了：严格、有效地把总的、强制性全面制裁加以实施，而不留下任何漏洞以妨碍执行措施被迅速、有力地采用。只有通过此种行动，制裁才能对南罗得西亚国内形势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希望消除当前存在于南非和特别是存在于南罗得西亚的，那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成为不祥之兆的威胁。

109. 再者，经验证明，仅仅依靠公布制裁方案本身是永远不能保证其有效的履行和遵守的。这是一项我们从国际联盟时期和战后时期的制裁历史中得出来的无可争辩的教训。就安理会而言，只要求秘书长在关于此间已采取决定的贯彻进度问题上提出报告，

那是不够的。当然秘书长给我们所提供的消息一直是很有用的，而且毫无疑问秘书长在这种情况下已尽其全力为安理会提供会员国所交来的全部消息。不过，不管这些消息可能多么有用，但这却不能使安理会保证其决定事实上得以贯彻而不受到那些一意要破坏安理会努力的人们的种种干扰。

110. 象南罗得西亚一样，南非和葡萄牙都是对安理会的各项决定进行公开抵制的。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制裁而无监督实施的某些手段，则该制裁仍不能发挥作用。如安理会真的说话算数，那么，它就必须在其所应采取的具体和相应措施问题上作出决定，以便使其能监督其决定的实施情况。

111. 如英国真诚地希望结束这场叛乱，它就应通过负起其应负的直接责任以及通过在已建议的实施决定的程序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方面，来表明其诚意和决心。任何行动没有这一点都将构成严重的推卸责任问题，而这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和非洲永远不会原谅的。

112. 我国代表团认为，以上就是安理会应严肃加以考虑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紧急行动的主要行动大纲。我保留在以后阶段中继续对此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

113.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已没有发言人了。在休会前，我希望通知安理会：通过我所主持的协商，结果是许多理事国都表示希望下次会议于明天下午三时举行，以便能有协商的时间。因此，在安理会同意下，我宣布现在开始休会；大家都知道，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三时举行，继续审议罗得西亚问题。

下午六时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